

辞 职

耶凌达罗·庫瑪尔著

李 水 譯



辞 职

耶凌达罗·庫瑪尔著

李 水 译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

一 九 五 九 年 · 北 京

Jainendra Kumar
THE RESIGNATION

Siddhartha Publications Ltd, Delhi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320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08号

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*

书号1117 字数49,000 开本737×1092 1/32 印张2 13/16 插页2

1959年1月北京第1版 1959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(001—200)册

定价(3)0.24元

不，不，我不愿意坐在法庭上裁判善与恶。我判断不了道德和罪恶。我是个法官，我执掌着正义的天平，因此我知道法律的价值并不在于公平。所以我說，要比照人們的德行来衡量他們的罪恶，为了正人君子的緣故而宣告罪人有罪，我办不到。我把这种工作留給更有才干、更負責的人們去做，并且希望他們做得更好。我个人并不想說我的孃孃是无罪的。然而我現在却为她抱屈，我对她的怀念使得环绕我、孤立我的那座尊严之牆显得虛伪。因为她，我的心永远不会宁靜。我剛剛接到她的死訊，我虽然不知道她是怎样死的，但有一点我是深信不疑的，那就是她死得很慘；因为在她死前的許多年，我就知道她会死得很慘的。但是在她臨終的时候，她曾想到过我嗎？她一定想到过的吧。一想到这里，我就害怕起来。

我家的原籍是西部。我爸爸是一位极为可敬的紳士，我媽媽則是标准的家庭主妇。要是她的溫柔能及她的干練的二十分之一……但“要是”这两个字是吞噬一切的妖怪。只說她缺乏溫柔也就够了。我孃孃虽然比我大四、五岁，却仍然是个孩子，因为她比她哥哥，就是我爸

爸，小好多岁。她和我一样，在我媽媽的严格管制之下过生活。这是一种一点不講情面的管制，直到今天，我还是弄不清楚，这种剛直作风弊多还是利多。

我爸爸弟兄两个，姊妹三个。他哥哥在联合省各地当監工，若干年后，很突然同时也使他很感到高兴，他被調到緬甸。他回来的次数逐渐稀少，終于完全断絕了往来。两位姐姐都結了婚，又都死在分娩期中，所以只有小嬢嬢留下来。我爸爸当然很喜欢她，星点儿的事都迁就她，弄得我媽媽非常担心，怕把她慣坏了。恐怕不能說我媽媽不象我爸爸那么疼她，不过我媽媽却一心按照她自己的模样去塑造她。

甚至到現在，一想起小嬢嬢的美丽，我还吃惊。象她那样的美貌是少有的，真的到今天我还要認為，老天爷并不是白白給了她那种美貌，相反地他后来收了一笔殘酷的代价。我爸爸溺爱她。而她和我也是形影不离。她一向是坐着馬車到鎮上去上学，一回到家里，她就跑来找我，把她在外面耍的花头全告訴我。“啊，普拉慕德，我簡直无法告訴你，我們今天是怎样捉弄老师的！”随后她就笑开了，我張着嘴呆看着她，就象給人們說的神話故事里的小妖迷住了似的。

“普拉慕德，你知道我們的算学教員嗎？那个調皮的錫拉放了一枚釘子在他的椅子上。你真該看看他，普拉慕德，我指的是他的眼睛。他用一只眼睛釘着你，另一只却好象到处乱轉。当那顆釘子刺了他的时候，他真是气

得发了狂。‘这是誰干的？’他喊道。‘让她站起来。’誰都不说什么。我們吓得怔怔的坐在那里，錫拉呢，可怜的小东西，畏畏縮縮象耗子見了猫似的。‘那末，好吧，’他象这样把他的手杖一揮，說道：‘我要把你們每一个都抽一頓。’他的确生了气！你真該看看他的面孔！所有的女生們都面面相覷了，我可一点都不喜欢那种場面，所以我就站起来說，‘我干的。’起初他只是望着我，随后他叫我站到全班面前，要我伸出手去。他抽了我三記，我以为还要多打的，可是他放下了手杖，我也收回了手。我一点都不覺得疼。說實話，普拉慕德，我一直在瞅着他的那两只眼睛，一只盯着我，另一只向着天曉得什么地方打轉。啊，普拉慕德，你什么时候一定得見見他。他是个活怪物。最后他喊道，‘你不会再干了吧，是不是？’叫我能說什么呢？我是想說，真的，要是我現在能再干它一次，那才真叫天公地道，是不是？’最后他吼道：‘回到你的座位上去！’于是我就回来了。錫拉坐在我旁边：她就一个劲地瞪呀瞪住我，所以我就先开口对她說：‘別那么傻里傻气的！’她把我的手紧往桌子上搓，并且用她那两只大眼睛望着我。她真是个小傻瓜。我对她說：‘錫拉，当心呐，他的眼睛正盯着你哩。’你是認識錫拉的，普拉慕德。她真是个好孩子，可是她也淘气极了。你知道，我們是非常要好的朋友。可是她瘋瘋癲癲的。下課之后，她就一直纏住我哭个不休。我在她臉上打了一巴掌，叫她不要那样，可是她哭了又哭，一句話也不說！普拉慕德，明儿你一定要跟我去

瞧瞧錫拉。你会去的，是不是？”

突然間，她想起了什么事，就对我說：“講够了！你媽媽好嗎？”她非常怕媽媽。提到她時，总是只把她当作我的亲人。

念書本身并不使她十分感到兴趣，但是她覺得上學好玩，并且喜欢收拾她的書本和紙張。她的性情是无忧无虑、快快活活的，可是我媽媽一出現，就好象在她身上投了一层阴影。

在我写这書的时候，无数的童年往事涌上我的心头。我記起她一向怎样打扮我，摸我的臉，有时爱撫我，她又怎样把她的最隱秘的心事說給我听。那就象我們还是两个孩子，昨天还在一块似的。

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她长成为一位十足的小姑娘。我从她那里得到許多安慰，总想跟她在一起。有时她悄悄地跟我說些亲切的正經的勉励話。“听着，娃娃，我們得服从長輩們，尊敬每一个人，并且总要說实話。好孩子长大了，就成为大人物。啊，普拉慕德，你长大了，不愿作个大人物嗎？”有时她管我叫“娃娃”，有时叫“小弟，”有时就干脆叫我“傻瓜。”

我說不清楚她那时是九年級还是十年級，不过我知道我已經是十二岁了，而且把我的一切都交給了她，就在那时，我第一次意識到她对我的爱起了变化。她不再勉励我，有时却把我撲在怀里，眼里含着一种出神的眼光，一語不发。我常問她，是不是不舒服，或者学校里出了什

么事，可是她总是回答说：“噢！没有什么，”并且避开我的眼睛。于是我就抓住她的手，直盯着她的眼睛，责备她说：“亲嬢嬢，你近来什么話都不跟我說了。”她就用一只手攥着我的两只手，用另一只輕輕拍打着我的臉說，“普拉慕德，你真傻气！”

我还看出，她已經不大在乎受到人們的冷落了。傍晚时分，她就躺在屋頂上的一張小床上，靜靜地望着天空的飛鳥、或者瞰着打筋斗的風箏，直到它們落到屋頂背后看不見時為止。再不然她就臉朝下躺在小床上，用一塊木炭在地上畫圖畫。

我常常在屋頂上碰見她，我觀察她，却不告訴她我也在場。終于她突然發現我了，就象吃驚似地問我說：“喂，普拉慕德，你是從哪里鑽出來的？”而我也就回答說，“哎呀，我老早就在這里了！”

“你近來為什麼老不跟我說話？”我不答腔，就在她的床邊上坐下，而她的兩只手臂慢慢地拖着我躺靠在她身上，叫我仰望天空。“瞧！”她喊道，“那里有一个風箏，是的，一个風箏。”

接着就是一陣冷場，直到她又談起話來。“你喜歡放風箏嗎？”

“喜歡。”

“你現在想放一個玩玩嗎？”

“爸爸不會讓我放的。”

聽見我這麼說，她就突然熱衷起來，攔住我說，“可是

我們一定要放一个！放得高高的，是的，成为最高的一个。来，讓我們放去！”

于是我便說：“好吧，那就讓我去买一个吧。”

随后她就对我瞅了一陣子，但是她眼里含着一种熟視无睹的神气，好象她根本没有看見我。在这种时候，我觉得她的目光就好象要洞穿我的身体，去看我所不知道的某种別的东西。突然之間，她把我推开，恳求我說，“唉，算了吧，放风筝的孩子們常常要蹣跚的。”

这期间，她有一次很晚才从学校回来。

“什么事把你耽擱住啦？”媽媽問她。

“啊，我在錫拉家哩。”

媽媽沒有再說什么。

我孃孃显得异常的兴奋。从外表上看，她渾身流露着幸福，完全无心去做家务。她說到无数杂乱无章的事情，兴冲冲地唠叨个沒完。“哎，普拉慕德，什么时候我們到运河桥上去玩去，好嗎？”“我說，你最喜欢吃什么糖果？……唉，糖果！算了吧！”“你要买的那个风筝怎样了？”“你曉得我在錫拉家里呆了一小会儿。我希望你媽媽不要誤会。”“起来，懶骨头，你怎么能在这么气悶的屋子里呆得下去呢？我們到屋頂上坐坐，呼吸一下新鮮空气去！”

就这样，她方才講过的事，馬上就忘。什么事情都在她心里待不久。她的思想就象风中的一片羽毛，到处乱飄。她无缘无故笑了起来，又毫无理由地把我从这里拖到那里。她这种反常的行为弄得我莫名其妙。“孃孃！”我

問她，“你今天怎么啦？”

“別叫我‘孃孃’！我不喜欢当孃孃。普拉慕德，你得叫我妞妞。錫拉一向就是那么叫我的。”

“但是你是我的孃孃呀。”

“我不愿意作孃孃。孃孃——算了吧！瞧 那儿的
那只鳥儿，我希望我是一只鳥儿！”

“一只鳥儿？”

“是的。有两个小翅膀的 麻雀。只要一張开自己的
翅膀，想飞到哪里就哪里。那可多好啊！有两个小翅膀
的小麻雀。是的，我实在想作个小麻雀。”

那天晚上，她紧紧抱住我問我說：“普拉慕德！你爱
我嗎？”

听到这句话，我把头埋在她的怀里，不做一声，于是
她自己又說了，“唔，普拉慕德，我也非常爱你。”

从那以后，連續 有好多天，她都很晚才从学校里回
来，有一天竟晚到得打发人到錫拉家里去叫她回来。

接着出了一件事，这事发生在两天之后。那天我出
去了，剛回到家就碰上媽媽。她看見我，好象吃了一惊，
为了力图恢复鎮靜，便沒头沒脑地問我說：“你到哪里去
了？”她的炯炯目光使我慌得一句話都答不出来。

“哼！馬上去給我拿一根手杖来。”

我站在那里，好象在地板上生了根，直到她又喊道：

“你聾啦？去給我拿一根手杖来！”

我一点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心想自己不免要挨一

頓揍了。我心驚膽戰地到爸爸屋里拿了手杖給她。她从我手里夺过手杖，一句話沒說就走进后房，随手关上了門。跟着我就听见了手杖的抽打声。我惊得直怔。随着头一記来的是一声尖叫，可是以后，就再也没有痛喊声，尽管手杖抽打不停。难道打的是嬢嬢嗎？没有办法証实或消除我的疑惧。我束手无策地站在那里，心里发麻，急得要命。

最后，媽媽打开門，走了出来，灰白色的面孔上，两片嘴唇閉成一条青綫，拿着手杖的那只手仍在发抖，簡直就象她要动手抽打她自己一頓似的。仿佛她正以极大的力气去把那种抽打自己的冲动克制下去。她从我身边直朝她的房間走去，在院子里停了一下，就进房去了。

我还是不明白出了什么事。过了一会儿，我鼓起了勇气，走进了剛才打人的那間小后房。就在那里，匍匐在地板上的的是嬢嬢。她的紗丽松开，但仍然纏在那青一条黑一条的身体上，抽打的伤痕几乎可以透过紗丽看見。背上肩上到处都显出青色条紋。嘴里沒有一点声息。她昏昏沉沉地躺在那里一动也不动。在一团乱发底下，她的头枕在手弯上。我說不出話来。我很想把她抱在怀里痛哭一場，可是办不到。我輕輕地溜出屋子。

从那以后，我再沒有在她臉上见过笑容。又过了五、六个月，她結婚了。非常果决而迅速地安排了这一切的就是我媽媽。

从出事的那一天起，我嬢嬢就只好离开学校，完全投

身在家务中。她避开生人的视线，甚至躲开我，想完全把自己隐蔽起来。如果她穿的是白色衣裳，她很快就把它弄得黯然无光。一天到晚不是做针线就是打扫房间。爸爸也是无精打采的。偶尔他也想用点开心的事去逗她，但是得不到任何反应，就变得郁郁不乐了。妈妈也有点不对劲儿。她老是无缘无故地跟我找岔儿，至于仆人们那就更受罪了。她总是自己叽叽咕咕一阵子，然后突然冒了火，对离她最近的不论什么人骂将起来。一看见我在她面前，她就会突然大发雷霆，“普拉慕德！你瞪着眼睛瞅什么呀？把你嬢嬢手里的扫帚拿过去，自己把屋子扫干净。现在年青人尽偷懒！”再不然她就说：“那个班西跑到哪里去了？一切活儿都撇给这个可怜的姑娘作了。我真不懂用人是怎么的了。做事情不负责任，我要罚他一个卢比。”

由于她关心我嬢嬢，她总是象这样发脾气，但是她从来不为了一件事，直接跟她说话。

婚期越来越近了，终于一切都办完了。在嬢嬢永远离开我家之前，她又把我搂在怀里，搂了许久，流了许多眼泪。“亲爱的普拉慕德啊，”她劝我说，“总是要服从长辈。要尊敬一切的人。总是要说实话。你要成为一个好孩子，就得这样。普拉慕德，有一天你会成为一个大人物的，是不是？”

尽管我长大了，已经不把自己看作小孩子，我却象雏鸡似的偎在她身上。“普拉慕德！”她接着说，“从现在起，

就当我死了吧。忘掉我的一切。你是多么幸运啊！”听见她那么说，我就把脸紧贴在她身上，来遮掩我的眼泪。

临到她离开的时候，我厚着脸放声大哭了。我拚命拉住她的衣裳，我说，没有她，我就不吃饭、不喝水，我黑妈妈是妖怪，并且威胁说，要是没有嬢嬢，我就不待在家里。这一来，爸爸生气了，打了我一巴掌，但是我还是不起来。等到人们掰开我的手，抽出她的衣裳，我就揪住她的脚，拉住她的趾环，以至她只好亲自把我拉起来。我能看见给面纱蒙住的她的眼睛哭得多么肿。她用手捧起我的下巴，对我说，“普拉慕德！听我的话，让我走。我很快就回来。”

一看见她那张泪痕满面的脸，我的倔强融化了。我焦急地追问道：“你很快就会回来吗？”

“是的，我一定很快就回来。”

“那末，对我发誓。”

“好的，我指着我的普拉慕德发誓。”

我妈妈就站在旁边，她绷着脸，噘着嘴。我很想搂住她的脖子喊：“妈妈，我的妈妈呀！”这当儿，我嬢嬢塞了一条绸子手帕到我的手里便走开了。在我的心境平静之前，车子已经离开了门口。

二

自从她走后，我一直觉得不安。媽媽常想撫慰我，我有时也想法安慰她，但是經過婚礼的一場鬧熱，全家好象頓显冷落了。

婚后第四天，她回門來了。婚禮上，我曾見過新姑父。他三十來歲，身材魁偉，滿臉大胡子，跟我的嬌小玲瓏的孃孃恰成為強烈的對比。我後來聽說，這是他第二次的結婚。孃孃從她丈夫家裡給我帶來一些禮物。她把我領到一個僻靜的角落，悄悄對我說，“普拉慕德，瞧我給你帶什麼來了。”

可是我並不想看她帶給我的那些東西；我希望她跟我說話。我想聽她象往常跟我講的那樣，訴訴她的幸福和悲哀，我想知道她在新家庭裡過得怎樣。“你的臉色為什麼蒼白？你為什麼精神恍惚，心煩意亂？喂，孃孃，我還是那個普拉慕德，不過不再是一個孩子了；你可以把你的心事告訴我，我會了解你的。如果有什麼人難為你，你就讓我來對付他好了。我不想看你帶來的禮物。親孃孃，你不願把你的心事告訴我嗎？”

我想把這一切和許多其他的話，在默默無言中傳達給她。她見我不作一聲就問我說：“你為什麼不說話呀？瞧瞧這些東西吧。”我舉目望望她的眼睛，溫順地說：“好

吧，我来瞧瞧。”

她躊躇了。“你的話为什么說得那么怪？你怎么啦？”

“没有什么。”

“那末，你为什么那样伤心呢？”

“因为你对我的态度变了。”

也許是这个答复伤了她的感情。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怎么变了？”

“你待我——好象我不是一家人。”

她听见这话吃了一惊。随后，她把我拉到她跟前说，“普拉慕德！事实是我已经不是家里人了。我现在是个外人了。你媽把我扔了出去。尤其是，目前我不得不去的那种地方我是不应该去的。不过，听我说！你愿意替我作点事嗎？”

我用熱切的眼光回答了她，那眼光极力让她知道，我活着就是为她服务的。

“你愿意嗎？”

听见她又重复了那句問話，我从她怀里掙开，赶忙站起来。“馬上就去办，告訴我怎么办吧。”

她对我凝視了許久，随后帶着一种恳求的微笑說，“不，不，没有什么，绝对没有什么。”

“跟我說，”我說，抓住她的手。“老实跟我說。我一定办。”

“你愿意到錫拉家里去嗎？”

“愿意去。”

“可是你到那里去干什么呢？”

我愕然地望着她。“不，不！”她喊道。“那只是說着玩的。現在已經沒有什麼事需要請你代办的了。”

随后，她勉强把帶來的礼物一样一样拿給我看。有一支气枪我很喜欢。“你想要一支真枪嗎？”她問。

“想要，我可以拿来打烏鴉。我討厭烏鴉。”

“真彈会打死人的，”她說。“所以我只給你买了一支假枪。死是什麼意思呢？你懂嗎？”

“懂，我全都懂。”

“真的嗎？你懂些什麼呢？告訴我。”

“死就是說沒有了。”

她听了微笑了，又沉默起来。最后她問：“如果我死了，你怎么办？”

我沒說話，可是紧盯着她。“我已經不是个小孩子了。”我的目光仿佛說。“我已經懂事了，你莫拿死来开玩笑吧。如果你能死，我也能死。只要你不在，那末死簡直容易得很。沒有你，我就活不下去。不过在我还活着能够保护你的时候，別談什麼死吧。”

第二天，她派我到錫拉家里去送一个条子給錫拉的哥哥。我認識錫拉，但是关于她的哥哥，这还是我第一次听說。嬢嬢叫我把条子当面交給他。一見到他，我就崇拜上他了。他呢，一拿到条子，便完全忘了我，忘得那么干淨，簡直使我覺得难过，不过后来他告訴我，他非常喜欢我，他还摸摸我的臉，把我扛在肩头上，并且拿了各种

各样的糖果给我吃。我也喜欢锡拉。很高兴能找个借口，每天都去拜访他们。他写了一个短条，放在我的衣袋里。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他说。“普拉慕德？你是个小勇士，普拉慕德。”他把我从地上举起来，摇晃我。“这封信是专给你嬢嬢看的，懂吗？”

我没有说话。纵使他的信写明是交给妈妈的，我也会交给嬢嬢。他一面把巧克力糖往我两只衣袋里塞，一面说“你是个好孩子。你在学校里是哪一年级？”

“七年级。”

“七年级！那好极了。那末，普拉慕德，告诉你嬢嬢，我在这里大约要呆一个月。明白吗？”

我当然明白，但是他要弄清楚。“你明白什么？”他问。

“我在这里大约要待一个月。”

他听了大笑起来。“不是你，我的好朋友，是我。是我而且只有我。”

他写的条子和嬢嬢的信一样，没有封口，而我又是那么崇拜他，我竟想看看他的笔迹了。我把条子打开，望着那端正的字体，心想我是不是也能写出那么一手漂亮字。开头的那个短语“亲爱的”，在我看来，写得特别好，好得使我后来照样儿模做了好几个星期。我直接回到嬢嬢那里把条子交给了她。她急忙抓住条子，虽然短得很，却仔细看了好几分钟，简直忘掉了我还可怜巴拉地站在一旁。过了许久，她才抬起头来，把信郑重摺起，眼光茫然地越